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下）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法 兰 西 的 特 性

人 与 物(下)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 良 张泽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 下/(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SBN 7-100-01933-8

I. 法… II. ①布… ②顾… ③张… III. ①法国-民族研究②法兰西人-研究 IV. K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270 号

FĀLÁNXÌ DE TÈXÌNG

法 兰 西 的 特 性

人 与 物(下)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 良 张泽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33-8/K·455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60 千

印数 10 000 册 印张 15 1/4

定 价：20.60 元

目 录

第二部分 直到 20 世纪为止的“农民经济”

第三章 乡村是经济基础	1
一 法国的“农民经济”延续了多少个世纪	4
直到今天	4
农民经济在 11 世纪终告确立	7
二 整体特征	13
自然力	13
季节的节奏	17
锹、锄、镐、犁	22
一项出人意外的计划	26
一系列例子	27
作物的种植比例	30
作物的种植比例(续)	35
新作物代替旧作物	39
在休闲地上	46
新作物代替旧作物(续): 人工草场	48
革新在法国总是姗姗来迟	54
三 牲畜、葡萄、小麦和森林	57
不忘整体	58
1817 年的情形	59
往昔的牲畜饲养的第一条规律: 牲畜自己找食	65
第二条规律: 季节性圈养和野外放牧	69

另一条规律：劳动分工导致交换、出售和转销	72
季节性的易地放牧相当少见	75
科学饲养方法的难产	77
法国过去缺少马匹应如何解释	80
畜牧业是项副业	81
身份高贵的葡萄	83
葡萄种植的推广	86
葡萄种植的平民化	91
酿酒工业	95
法国三大葡萄产区	98
最后谈谈小麦及谷物	102
苛刻的要求	104
轮作	106
法兰西至少可一分为三	113
追索历史过程	116
从麦到面包	122
法国人吃面包	126
白面包	127
谷物和国民收入	129
四 算一笔总账是否可能	131
法兰西能不能做到自给自足	132
缺粮、荒年、饥馑、骚乱和暴动	142
农民起义和麦骚动	145
1680年以前的暴动	146
1680年以后	149
五 毕竟取得不小的进步	158
能否确定变化的时间	158
普遍的进步及其挫折	159
技术先行	162

第四章 上层建筑	168
一 首先看城市	170
一条古老的和暂时的浮动线:10%	170
城市的地位不断壮大	174
城市与国王	176
城市网的确定	178
设置城市的地点	180
人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184
城市与法国经济	189
关于城市人口的比重	197
城市与法国经济(续完)	199
以里昂为例	202
以里尔为例	205
其他的责任因素	208
二 流通与结构	212
大流通和小流通	213
通衢大道	217
水路是第三种交通途径	221
陆路胜过水路	227
整体:国家的作用	230
流通总量	236
铁路建设的前后	238
拉后腿的旧事物	244
三 工业与工业化	249
“工业”一词	249
采用科学的术语	253
审慎和保留	255
分散的制造厂	258
手工工场或最初的工业集中	262

大工业与新能源	266
技术革新	270
知其然,再问其所以然	274
反复的波动	278
结果是小企业仍继续存在	282
四 商业始终提前点火起动	288
以经商为业的人	290
批发商和远程贸易	295
赢家占少数	300
关于大商业的见证	302
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324
五 阶梯的最高一级:资本主义	327
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	328
休眠资本的重力	330
金属货币:储备和流通	336
王公的货币	340
货币的内部交换	343
纵向兑换	351
纸币慢慢才露头	353
汇票的作用	358
汇票是否促进了欧洲内部的联系	361
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开端	371
金融和银行:错过一次机会	379
金融和银行(续完)	385
从 1789 年至 1848 年	388
少数人的的重要性	397
总结论	403
多样性和单一性	403
世界是个不容忘却的干扰因素	405

法国农民经济的剧变	407
长时段	411
编辑后记	412
注释	413

图表目录

1807—1810 年和 1814—1819 年法国各省	
遭灾总数一览表	16
1806 至 1945 年间乡村人口和牲畜的数量	32
土豆在欧洲	44
法国 1800 至 1950 年的土豆产量	47
1852 至 1882 年间休耕地的减少	52
1818 年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益	60
罗马统治期间和法兰克王朝期间高卢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贸易	
89	
阿基坦地区 13 世纪向英格兰出口葡萄酒的城镇	
90	
法国西南部乡村的种植布局(18 世纪)	92
17 和 18 世纪巴黎廉价葡萄酒的供应	96
根瘤蚜虫害在法国的蔓延	103
18 世纪耕畜的地理分布	110
步犁和轮犁(1852 年)	112
19 世纪初法国的土地轮作	117
18 世纪欧洲俄罗斯地区的土地制度	120
17 世纪末年的奶酪进口	135
1810—1911 年法国的谷物产量、对外贸易和平均价格	
136	
运抵马赛的小麦,1845 年 11 月 5 日	138
17 世纪法国的平民暴动	150

小麦产量的增加	164
新作物的不均衡分布(1787年)	166
1806—1954年间的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	171
各省城市人口的比例千差万别(1806年)	173
河流吸引城市的指数	183
法国在1841年依旧是交易会星罗棋布	185
西南部若干城市里的外乡人	190
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192
法国及其欧洲邻国城市人口的比例(1800— 1980年)	198
1820年后里昂四周乡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204
1781至1938年间的工农业产值	210
上多菲内地区伊泽尔省1787年的交通要道	214
分省道路密度图(1820年,缺损的路段除外)	218
法兰西的幅员辽阔,使建立民族市场遇到 重重困难	224
1632年时的驿道	231
1797年时的驿道	233
1785至193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商品生产量	235
1820年的公路干线网	238
铁路的诞生	243
运输革命与社会变迁	247
特鲁瓦稽察所下属的纺织品制造商(1746年)	260
充满活力的工业、渐进中的工业和日趋衰 落的工业	281
法国经济地域的水平差异(1830年)	286
圣马洛与南海贸易的短周期	310
图尔里佛的市价(以金银为基准的芽月法 郎计算)	345

货币贬值在欧洲各地是普遍现象	347
1820 至 1895 年间银行券和金属货币在货币 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357
汇票的流通渠道(1385—1410 年)	368
汇票金三角以及世界的货币运动	370

第二部分

直到 20 世纪为止 的“农民经济”

第三章 乡村是经济基础

本章及下一章将介绍对往昔法国经济的长时段观察。我将从公元 1000 年开始注视其命运，在叙述清楚、足以提出并可能抓住重大问题的条件下，干脆就从 1450 年开始。但是，即使缩短了时间跨度，这段时间还是长得惊人。更何况，我们必须挖掘经济史的深层。鉴于上述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原因，给予法国乡村以优先地位，从乡村出发，并根据乡村的作用，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判断，这是合乎逻辑的。读者从两章的标题便可一眼看出。我在叙述中将经常使用“农民经济”一词，它不属于我的发明。我是从达尼埃尔·托尔内 1964 年 5—6 月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上照搬过来的¹，他在这篇至关重要的、独辟蹊径的文章里，曾试图撇除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套话，这类空洞无物的套话曾风行一时，在书面论述中更屡见不鲜。

当然，他并不想用“农民经济”一词专门指一切经济中无不包含的、由农民经营的产业，况且在过去，农民人数之多犹如汪洋大海。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乡村活动占着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活

动必定伴随着它，并逐渐发展壮大，削弱乡村的实力。

达尼埃尔·托尔内认为，乡村活动和非乡村活动的比例是确定社会分界的首要特征。只要往昔的西方国家和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结束以下的状况，社会便始终停留在“农民经济”的阶段：

- 本国的农业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 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
- 一半以上的农产品由农户提供（农民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与领主、有产者、资本家经营的大农庄截然不同）。这些小农虽以不同方式蒙受剥削，但他们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与市场保持直接的联系。

尽管如此，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已足以使：

- 国家及其必要的机构得以存在；
- 城乡间的对话使相互关系更加密切。

以上是达尼埃尔·托尔内为“农民经济”所定的标准，我接受这些标准，显然是为我所用。大家将注意到，即使不作极端的推论，这些标准本身便划定一个体系，一个整体：把城市和国家置于“模式”之中，也就是说，把规章制度、工业、形形色色的交换、信贷，甚至蹒跚学步的资本主义，全都接纳进来。另一方面，“农民”这一形容词势必使人集中注意农业的首要地位：乡村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乡村的活动无孔不入，其他活动不过是大海中的孤岛。但这些孤岛毕竟存在着。

欧洲的所有国家都曾经历过为时达几个世纪的“农民经济”。它们后来又全都超越了这个阶段，时间或早或晚。法国比几个别的国家慢些；这一落后肯定给法国的深层历史打上了烙印。路易·歇瓦利埃 1949 年谈到法国时已经断言：“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意识作为一种习惯势力，约束着国家的发展可能性。法国什么事情能放心大胆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拒绝去做，都要通过农民去辨别”²。农业

既是经济的命根子，它本身又反映着“法兰西的某种观念”。农业的沉重包袱在暗中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能否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对此表示怀疑。或者，是否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这是一件坏事？

与其就此作出判断，人们不妨先问：法国怎样和为什么在国内保留了数量众多的、功能越来越小的农民？它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难道是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才使乡村能够不顾风浪的袭击，将其领先地位延长到超过合理的界限？难道法国乡村的惰性及其无可否认的成就竟使法国长期陷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境地，以至在朝夕之间难以自拔吗？这些疑问贯穿在本章的各个段落。其实，直到本书的末尾，问题还将是悬而未决。

一 法国的“农民经济”延续 了多少个世纪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划定界限：究竟在什么时候（具体的时间）人们可以观察到农民经济，进而根据这个“模式”推导出我们所需的效益和认识？显然，当模式要素之一鲜明地出现时，模式已经近在眼前；到各要素完全具备时，模式已发挥作用；后来，随着主要部件的陆续断裂，模式便逐步损坏。

早在罗马统治期间，高卢已出现了城市和乡村，也就是说，已存在一种秩序和一些束缚。在这以前，独立高卢的情形无疑还若明若暗。但是，在罗马夺取城市时，模式也许还没有完全定型，因为在各地的乡村，庄园主及其奴隶与达尼埃尔·托尔内提出的条件相矛盾，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产品要靠具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农户所提供³。罗马统治下的高卢诚然有了独立的农民，但他们的产品还不占多数。此外，城市正日趋没落，其领先地位不久将被庄园所取代；那时候，割据纷起，国家黯然失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几个世纪后出现的领主制预先作好了准备。如果我没有搞错，“农民经济”的确立要一直等到公元1000年的转折关头，这一爆炸将促使我国和欧洲的乡村蒸蒸日上。从那时起，农民经济具备了所需的全部特征，当然发展程度还有先后之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隔一会再谈。对这划定的第一条界线，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不会有产生怀疑的可能。

直到今天

奇怪的是——在前不久，在马克·布洛赫那时，几乎所有人都

会感到惊讶——法国农民经济延续的时间十分长，居然包括了甚至超过了 19 世纪。据一位名叫卢兰·德·夏托维厄的严肃的农学家说，1840 年前后，自耕农以及租佃制和分成制农庄主经营的土地差不多占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⁴；1881 年左右，农业收入已相对减少，仍占国民收入的一半，或将近一半；到 1931 年，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在这以前，总是以农村人口领先。法国乡村的潜在力、影响力和约束力也许决定了它长期成为理清我国脉络所必须参阅的“帐本”。只是在前不久，我们才经历了自古流传至今的农民经济在法国出人意外的、灾难般的迅速解体。

莫里斯·帕罗迪在《1945 年以来的法国经济和社会》一书中为农民经济出具了死亡证明文书，他简单地写到：“从就业人数看，农业于 1968 年仍居国民产业之首，从业人员达 312.5 万人，到 1977 年就只剩下 200 万人。”⁵ 转变是在不到 10 年内完成的。我们不仅看到转变的结果——这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而且还会注意到转变的过程；在此期间产生的社会动荡，土地接二连三的荒芜，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的勃兴；所有这一切全都令人触目惊心。马克·布洛赫在 1930 年发表《法国乡村史特征》一书时不可能想象到会出现这样的狂风巨浪，会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动。达尼埃尔·哈莱维⁶ 于 1934 年访问法国中部的农村，犹如瞻仰圣地，他同样也想不到会产生这样的大变动。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当今农村出现的土崩瓦解般的灾难同针对绵延几百年之久的长过程的经典性认识联系起来：这些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今天必定发生，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它们是社会演变长期经受了减速、刹车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观察的视野，把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进、并以其现代化成就自豪的 19 世纪硬塞到过去的时代中去；显然，19 世纪仍不免窝藏着过去时代的残余，有些残余甚至一直遗留到今天。

我们因此看到，在过去很少有所变动的法国农村，不久前突然冒出了工业、城市服务业和运输业等现代化部门，以及成千上万种有关国计民生的新型经济形态。一方面，新事物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保守势力依然存在。很久以来，现代化的法国鄙视和诋毁另一个法国，竭力指责它暮气沉沉，拖了后腿。在 18 世纪的普罗旺斯，在城里人的眼里，“农民是险恶、狡诈的兽类，是凶残、半开化的野人”⁷。这类偏见在 19 世纪广为流行，并且花样翻新。这也恰好证明，盘根错节的农民经济继续存在，仍在抵制和阻挠另一个法国为在工业化世界中独树一帜所作的种种努力。银行家兼政治家雅克·拉斐特(1767—1844)抱怨说，19 世纪的法国费尽心机地在开发新产品，而产品的消费者却还是停留在 16 世纪的穷光蛋⁸。在他看来，这种双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于 1824 年写道：“诚如人们所见，几个商埠和省区参与了现代的工业勃兴，资金充足，信贷利率很低；但其他地方仍沦于无知、守旧和贫困的境地，备受高利贷的盘剥，远远落在堪称文明之邦的法国的后面。”⁹

一个贫穷、勤劳、纯洁而又成为拖累的法国在艰难困苦中生存，不得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哪怕是从走私贩那里买来的盐和又长又粗的火柴；每个晚上在灰下埋好火种，以便第二天早晨重新引燃；至少隔一星期才烤一次面包；不论男女，一辈子只有一件会客穿的礼服；一切都尽可能靠自己生产（食物、房屋、家具、衣服）——例如科雷兹地区的农民，直到 1806 年，“自己养羊，把羊毛织成粗呢，再供自己穿着”¹⁰——；与牲畜同睡一屋，冬季借以取暖；没有今天正普及推广的任何卫生设施，¹¹为了节省蜡烛，“多数居民天刚发亮就立即起床，冬天做早弥撒时，大地还笼罩在黎明的薄暮中”。¹²

与我同龄的人都曾亲眼见过和喜爱过这个农民的世界，这个艰苦、活跃而又恬静的天地，以及它特有的色彩和习惯，它对乡土

的熟悉，它对需求的知足；只要这个天地还存在，法国的生活便建立在另一个基础之上，发出另一种谐振，与自然界也保持另一种关系。

保尔·杜富耐对萨瓦的过去和现在的熟悉，无人能望其项背；我的这位同代人甚至认为，“新石器文明及其使用的牛和马几乎一直延续至今”。这话未免说得有点过头。但他补充说，“在我乡间别业附近的一块地里，我捡到过几块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燧石，这使我猛然间想起，我的一位叔祖是农民，我曾见过他用小锄刨土¹³。我由此联想到也许远在五、六千年前最初开发这块乡土的人。我同这一业已被埋葬的世界的最后代表曾进行过交谈。我眼看着那些证人接二连三地迅速过世，口述的传统从此停止。至迟可追溯到历史初期的许多道路，由于不能供机动车通行，因杂草丛生或改作耕地，如今已再也不见踪影。1960年前后，这些道路至少还有行人使用”¹⁴。

这些昨天尚可通行、今天业已消失的道路不计其数。最明显是山区季节性放牧经过的小路。自从成千上万头羊每年不再过路后，它们便成为荆棘的天下。艾古瓦尔高原和洛泽尔山的荒坡野岭便是这种情形，距今约4000年的时候，即在公元前2000年，最早季节放牧曾踩出了条条道路。羊倌今天还把少量的羊群赶到阿尔卑斯的高山地区就食，它们只得披荆斩棘，在茅草丛中开路前进了。多么奇怪的画面啊！¹⁵

农民经济在11世纪终告确立

几十年来逐渐解体的农民经济，其最后的残余即将或才刚消失。但向前追溯，过程的开端又该定在什么时候？

当然应该定在我们已进行了长篇论述的“村庄——集镇——城市”¹⁶的地理格局终于定型的那个时候。根据不同地点的具体情